

九.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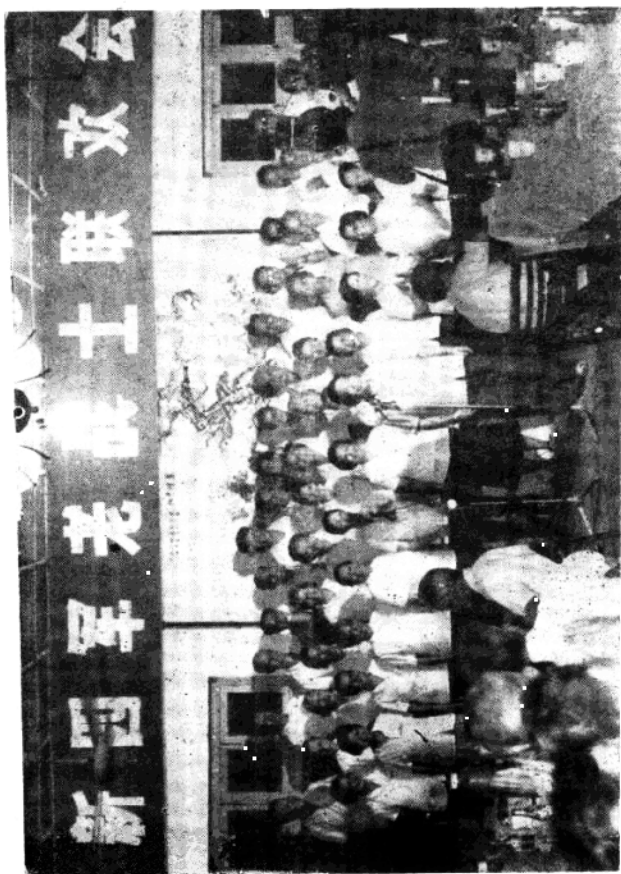
泾县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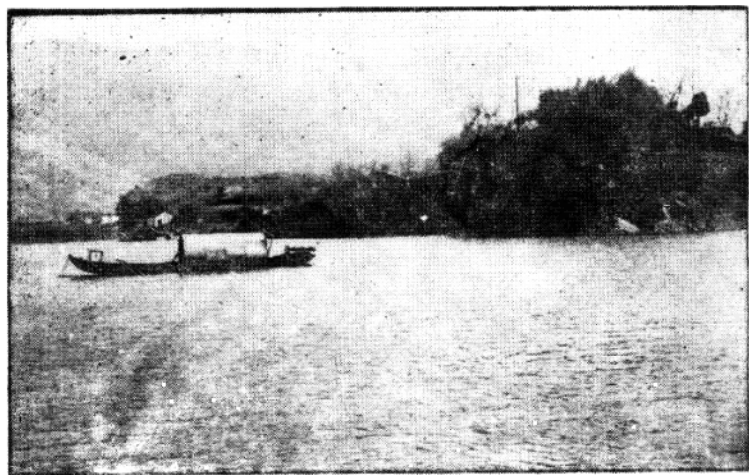
88

第3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安徽省泾县委员会



新四军老战士联欢会在泾县



放 舟 桃 花 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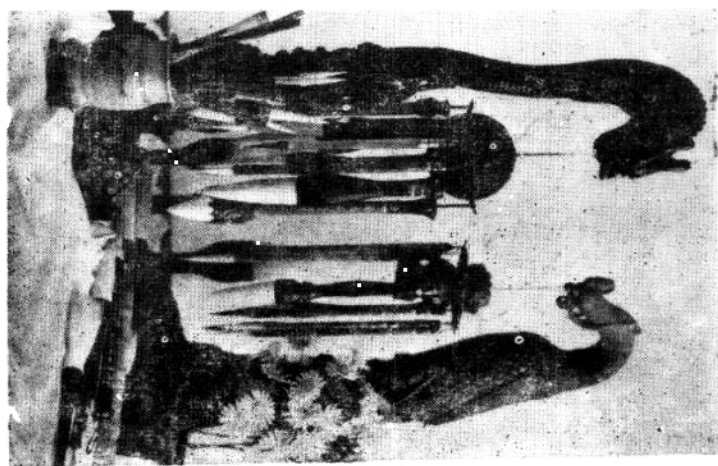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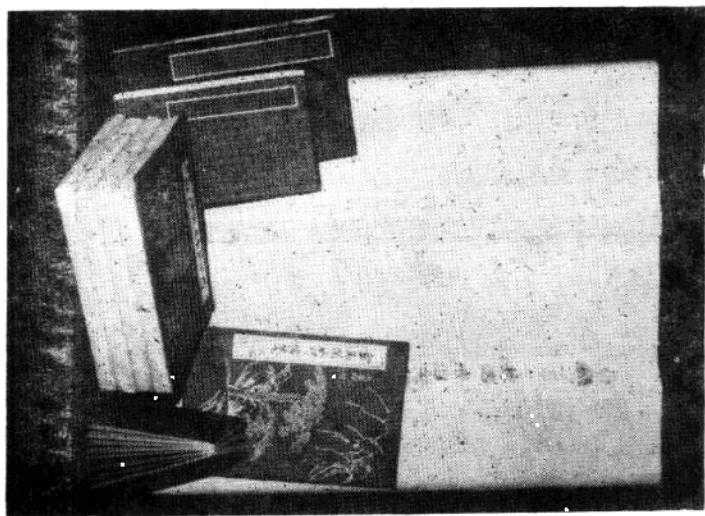
西 阳 花 戏 楼



清·翟金生制泥活字及泥版印《翟氏宗譜》



朱尊一金石



驰名中外的宣纸、宣笔

泾县文史资料选辑

(三)

目 录

“乐化雨之滂沱”	
——忆茂林广益中学生活·····	白 庸 (1)
“宁中”泾分校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徐正荣 (8)
辛亥革命安庆光复琐记·····	<u>朱尊一</u> (11)
袁世凯演出的丑剧一则·····	<u>朱尊一</u> (17)
太平军在查济·····	查克定 (22)
太平军在泾遗闻·····	沈席珍 (24)
小溪事变·····	鲍克强 (27)
榔桥“木城”·····	鲍克强 (31)
南京老徐源记茶栈·····	徐正荣 (33)

徽水河上乌筏业的盛衰·····	黄元庆 (36)
泾县北乡的竹木行·····	郑 苏 (38)
茂林的府第轩园·····	潘寿椿 (41)
革命战士蒋航之同志后代 ——“杏杏”寄养的前前后后·····	董长柏 董培根口述 董山峻整理 (46)
六区专署与邓昊明在泾县·····	赵 诚 袁德铭 (53)
爱国教士陆绍泉·····	徐炳煊 (58)
安贫持志的朱似愚先生·····	沈席珍 (63)
民族资本家朱智仁父子·····	胡传潘 (66)
泾县教育界耆宿朱尊一·····	汪 渭 (69)
忆胡息求先生·····	沈席珍 (73)
翟特生其人·····	翟祖绳 (76)
王同庆升迁少将轶闻·····	黄元庆 (81)
昆山秦道士·····	沈士音 (83)
谪仙几作泾川游·····	葛尧铨 (86)
狮山象山引出的传说·····	黄元庆 (95)
泾川“完粮”史话·····	郑 苏 (97)
泾县抗日史实二则·····	郑 苏 (101)

“乐化雨之滂沱”

——忆茂林广益中学生活

白 盾

在沪、京、芜沦陷，日寇铁蹄踏遍大江南北时，芜湖广益中学迁到了皖南山国里的泾县茂林村。这是个近千户人家的号称“江南第一村”的封闭、偏僻的地方。

校址设在叫做“满公祠”的支祠里。原来供春秋祭祀祖宗大典的大厅改作“大礼堂”，依屏风为界、供祖宗牌位的后厅，用木板隔成“校长室”、“教导处”、“事务处”等室，两边的厢房、仓库改成一个个教室。校长李肇文、分校长陆绍泉、教导主任张图谟、事务主任吴寿祺、教师王天福、吴葆萼等，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广益中学，原名“圣雅各中学”，是教会主办的。因李肇文、陆绍泉、张图谟等先生，是比较开明的爱国人士，吴葆萼、吴寿祺等又是进步教师，更因国民党和教会势力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和矛盾，因而国民党便不能象对其直属学校那样直接施行反共的政训、军训计划，就造成一个空隙：在这个学校内能存在比较民主、自由的空气。

学校紧靠绿映红的十里长堤。来自京、沪一带不愿受日寇

奴化教育的五百多个青年，弦歌一堂，每当清晨、黄昏，三三两两的男女同学来来去去，时而洒下一串串笑声，时而传来几声声低语，或腾起一片激昂的争辩，或传来一阵悠扬的口琴声……将高耸的奎峰，汨汨的濂水，缥缈的东流山，点染得格外有了生气。——新四军军部设在三十五华里外的云岭，村里的“辑园”里设了个新四军办事处。学校中比较优秀的学生，大都参加了“民先”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学校里成立了学生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村里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青抗会、工抗会、农抗会、儿童团……等等抗敌组织纷纷成立了，蛰伏的民众被觉醒了，开会、游行、劝募、演剧……吸引了很多同学和群众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和“中国不会灭亡”的歌声，震撼了村镇宁静的上空。

新四军北撤时学校中的进步教师和学生随军撤走的，不下数十百人。如吴幼莲、爱莲、报鸿等一家姊妹兄弟三人参军，附属福群小学教师任重夫妇、女儿全家参军……当时形成一股参军热潮。这些参军的同学，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如张复全同学在上饶集中营被枪杀，任佩芬同学被日寇俘虏后不屈投江而死，更多的同学在革命队伍中成熟起来，作了杰出的贡献的如梅关桦（原名光华）随军转战苏、鲁、皖、豫，解放后曾任西南局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吴旭漱（改名健人）曾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吴之坤曾任南京坦克军校政委……等等。当然，他们是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感召和新四军的影响下参加革命随军北撤的，但广益中学的开明、自由的空气，对他（她）们的成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皖南事变后，茂林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县党部、五十二师的政工员、谍报员，纷纷集中到茂林镇上来，对我军突

围失散人员及军属，进行搜捕、拷打、处决。就在这黑云压城时刻，广益中学的师生却以恼怒、沉默的态度来对待它。无论“纪念周”及课堂上老师讲话和各班学生的“墙报”，都未出现过“反共”词语。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熊子良忍不住了，亲自来到学校，在“纪念周”上咆哮如雷地咒骂了一阵新四军、共产党后，话锋一转，说到学校师生的头上：

“新四军在这里时，你们学校里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现在新四军走了，你们却冷冷清清，无声无响……”

他说到这里，拉长了马脸，大声叫道：

“从教师到学生，你们都有问题——你们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都被赤化了……”

大家肺都气炸了，紧握着拳头，咬紧着牙关，就在这紧张时刻，坐在台上的教导主任张图谟挺然站立起来，指着大放厥词的熊子良愤怒地呵斥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资格来指手划脚地指责我们？”

全场震动了，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张主任的支援。张主任双眸喷火，须发竖立，朗朗地说下去：

“新四军在这里，你们躲到哪里去了？怎么连影子都没有见到？是我们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阵地！”他稍停了一下，鄙夷地说：“国民党有什么了不起，我要进国民党，容易得很，跨一步就进去了，可是我不进！”

大家笑起来，更剧烈的掌声淹没了张主任那音调铿锵的声浪。那个嚣张不可一世的熊子良没料到会出现这个场面，瞠目结舌地呆立着象一截木头。哄笑声，说话声，轰然而起，顿时乱了套，李校长怕事态闹大，不好收拾，就宣布散会，把熊子良拉走了。我们极佩服张主任的勇气和胆量，他说出了我们的心

内话，发泄了我们胸中的怒火，但又替他挥一把汗，替他的安全担心。我们估计熊子良不会就此罢休的，会伺机报复的。

不久，又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个五十二师谍报员身份的职业学校慈昌炎，暗藏在教室的桌子底下偷听进步教师吴葆萼讲课，吴是个留苏回来的教师，慈妄图在他的讲课中找到把柄，好去报功邀赏。恰巧被吴先生发现了，把他揪出来，轰了出去，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你人不做去做狗！”

这事闹到教导处，张主任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将他开除出校。过了一段时期，吴葆萼先生被设在章渡的伪“绥靖指挥部”逮捕，具体罪名不详。他受了酷刑，但因无实据、无口供，不久保释。当时，我们估计是被开除的特务学生慈昌炎的陷害所致。

大约是慑于教会势力，国民党不敢进一步干涉吧！学校的教学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特别是伪“绥靖指挥部”撤销后，气氛又缓和了一些。在此期间，我们自发地进行了宣扬进步文化思想工作：在创办的全校级刊、学生会刊、跨年级的“金戈社”办的专刊，都在有意无意间宣传抗战、民主、进步的思想，杜绝一切反共谰言；我们组织了时事讨论会、演讲会、歌咏比赛、球类比赛等活动，还举办了《吕梁山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我们发起了为病困在江西无钱治疗的革命作家张天翼劝募运动，共募得五百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同时，我们还有对象、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进步书刊介绍给同学，争取影响他们的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我们的活动，得到了校方的支持或默许。在皖南区廿多个中学举行的运动会上，除个别项目外的前三名，均被我校所得，成为一时奇迹。这说明在比较自由、开明的空气和进步文化思想下培育出来的

学生，在身心的发展和才智的开发方面，较那些在国民党直接控制下推行法西斯教育学校的学生要好得多，精神面貌也是不一样的。

自然，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就此罢手。他们改变了策略，伪造了一封自沦陷区寄给张图谟、吴寿祺先生的信，装作被检查发现，说他们二人是“汉奸”，被专员公署所逮捕。他们身负教导主任和事务主任重任，是全校的骨干和核心。他们又一向正直、正派、开明，深得师生爱护，诬陷他们是“汉奸”，显然是“欲加之罪”的“莫须有”之词，更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怒。一般地说，学生中间可分这样几类：一是代表校方的以“信行团”为组织号召的教会势力；一是有进步或比较进步思想的同学；一是反动的三青团分子；一是埋头读书、不问外务的“好学生”；一是只顾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但在这次事件中，除反动的三青团分子——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很小——外，一齐团结起来。我们组织了罢课委员会，举行罢课，通电全国学联、全国报刊和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参政会，说明真相，抗议非法逮捕、侵犯人权，请求正义支援。同时，我们组织了有周文通、吴运兴、蔡向阳等十六人的代表团去专员公署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张、吴二先生，追究非法逮捕的责任，并保证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我们作了最坏打算：如果国民党扣留代表，实行镇压，我们全体学生一同前去，理由是：“张、吴老师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他们如果有罪，我们也都有罪，愿来陪老师坐牢！”出发前，慷慨悲歌，真有“萧萧易水”之概。

到涇城后，代表们到专员公署要求见邓昊明。接见的是杨秘书（名字已忘）。他推说邓专员不在家，他可以负责回答问题。他先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参加过学生运动，能理解大家

的心情。接着说张、吴二先生事件是个“误会”，只是“请他们来谈谈”。他并让代表见到了张、吴二先生，他们没有带刑具，很安详。他们说了些“是非曲直总会弄清楚”，和勉励学生“安心读书”的话。杨秘书怕全体学生进城，事端扩大，一再向代表保证：关于释放张、吴二先生问题，在两天内答复，“如果两天内没有答复，请你们再来！”杨秘书的婉转态度和确切保证，大出我们意外。大家还当作这是个“阴谋”，有意麻痹我们，但一时也无更好对策，就撤退回校听候如何答复再作打算。在第二天，张、吴二先生果真被无条件地释放回来。这次罢课、请愿，就以取得胜利而告终。这究竟是教会势力的幕后活动所致呢，还是学生罢课、请愿的力量造成，抑或邓昊明当时已有开明思想，有意大事化小地解决了呢？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大约上述几个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呢！

在驻守南陵县的国民党一四四师张昌德团叛变投敌后，原在南陵的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纷纷迁到泾城。他们大多是专职反共的，学校里也转学来了很多带有流气的特务学生，三青团的活动也猖獗起来，和我们发生了多次冲突：如撕毁我们的墙报，殴打进步同学吴锦祥、吴本让及女同学朱玛德等，主张演出宣扬特务汉奸思想的《野玫瑰》……等等。最后导致了“书案”的发生。这时我已离开学校，因介绍《大众哲学》及《学习与修养》（抗敌社版，内有刘少奇《论修养》）给一个名叫杨启瑜的女同学看，被一个名叫孔祥贞的特务发现，杨与我均被捕，吴运兴、蔡向阳等亦被捕。这次事件由军统特务战区调查组（组长周家援、周露松）挑起的，更是一次非法逮捕。但在特务横行，狐鬼当道的当时，又哪有人权可说呢！不过，一由于当时确实没有组织关系，除了两本书外别无证据，二由于我承担了主要的责任，三由于家庭进行了贿赂，不久被

捕同学除我是“主犯”被转到徽州伪“陶总部”外，均被释放。我在伪“陶总部”羁留半年才逃脱出来。

抗战胜利后，广益中学迁回芜湖。半个多世纪内，天地翻覆、人事沧桑，旧日师生也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有的已经作古，尚存的大都信息不通，但那段四十年代在茂林村广益中学的学习、生活，都时时浮现在我的心头，耳畔也不时响起常唱的《校歌》：

忆广益之创始兮，

念艰难之孔多。

递演进于中江兮，

乐化雨之滂沱，

.....



“宁中”泾分校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徐正荣

“七七”事变后，日寇猖狂进攻，国民党政府丧师失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海、南京、芜湖、宣城相继沦陷，人民流离失所，纷纷逃避内地。一九三八年，芜湖广益中学内迁至泾县茂林。原在宣城的宁属六县联立中学也在茂林的潘村设立了泾县分校，学生多数是外地流亡来的失学青年及本县原在外地求学避难回乡的青少年。自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经常来茂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抗日救国热情，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宣传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初三学生的带动下，自发的成立了全校学生(当时只有初中三个班级)抗日救亡组织，最初名称是“学生抗敌协会”，后来校方认为当时各地农村在新四军的领导下，普遍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这样会被国民党当局误认为学校里也有新四军的组织，最后决定改为“宁中学生抗战工作队”。工作队公推初三学生徐正荣、张似庸分别担任正副队长，由初三学生潘炳麟起草并通过了“工作队章程”。经费全由参加学生节约自己有限的零用钱自筹解

决，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活动。工作队成立，从校内到校外茂林街头，出文字墙报，漫画壁报进行抗日宣传；节日演出街头剧、独幕剧、快板、歌曲等，开展文艺形式宣传活动，鼓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这年寒假，工作队经过充分准备，有计划的深入乡村和进城作了为时将近半月的巡回演出宣传。先后步行到达大康（现黄村乡的九峰）、章渡、县城三处作正式演出。全队挑选二十多名男同学，自背行李道具，每到一处，由家住所在地的同学，事先帮助安排好食宿地点（大多分散住在同学家中），并与当地行政机关联系，要求解决演出舞台，提供照明汽灯等。首场演出是在大康村的大祠堂内，观众十分踊跃，演出效果很好，队员们情绪高涨，信心增强。第二站到章渡镇上演出，我们得到章渡区公所区长袁德铭和新四军章渡兵站领导的支持，帮助在上街头一座庙里搭了台，点上两盏大汽油灯。特别是新四军兵站为支持我们演出，还专门派来一男一女两位同志，主动帮我们解决演出中需要的道具如军装、刺刀、枪枝等。演出前，台前挤满了当地群众，兵站的同志就排着整齐的队列站在最后面，维护安全，维持秩序。演出开始，当队长代表工作队走出幕前向观众敬礼，准备作题为“动员起来，团结抗日”的简短演讲时，后面新四军队伍首先响起一片掌声，全场观众也跟着热烈鼓掌，我们一群十多岁的青少年顿时感到一股温暖，无不为之激动。由于工作队人手少，从后台的服装、道具管理、化妆、效果、递词，直至前台的报幕、拉幕、折换布景、乐队演奏，都是演员自己兼任。因此在每场闭幕间歇，常常因演员卸装、改装、折换布景道具，而延迟很长时间，布幕不能很快拉开，致使台下观众久等而鼓掌催场。队员们更是忙得满头大汗，心急如火。这时新四军一位女同志主动跑来找工作队

长，热情表示愿意在幕间参加表演唱和独唱抗战歌曲等小节目来填充闭幕间歇。我们鼓掌欢迎，她的每次演唱都赢得了热烈掌声，真为我们救了急，帮了大忙。这次章渡演出，还增加了话剧《好男要当兵》及自编哑剧《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等节目。观众一次次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第二天，工作队列队离开章渡去县城，兵站同志等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依依话别。

到县城后找到家住城里的沈澄老师，他带我们去县政府会见了县长胡锺吾，商定了演出地点和解决照明、借用部分道具等具体问题。当日就贴出演出海报。第二天晚上，便在赵家祠堂正式演出了同样的节目，很受观众欢迎，效果很好。演完后，胡县长在县政府小会议室为全体队员举行了慰问茶话会，并招待每人一碗肉丝面的夜宵。至此，我们的这次宣传演出活动宣告结束。第三天各自背着背包，分别回家。

这支完全凭着一腔爱国热情，自发组织起来的小青年宣传队，既没有老师和家长指导，也没有经费来源，前后十多天，徒步行程二百多里，正式演出三场，观众近万人。宣传抗日救国，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意志，坚定了抗战必胜信念，影响深远，同时也锻炼教育了自己。